



寒山詩的比較研究

智銘

(續上期)

寒山詩不被文學史家所重視，經過這麼長的時間，為什麼還能有這麼多的詩篇流傳到現在呢？趙氏的看法是：寒山詩有很多勸學詩、勸世詩、格言詩等具有宣傳的意味與實用價值。受到世俗的注意和利用。所以寒山詩在悠悠千載之下，仍得保存。我國文學排斥寒山的詩，而民間却歡迎寒山的詩。

來而綜觀趙滋蕃先生二文，可以看出他對寒山是相當崇敬的，在討論寒山的時候，他是以心理分析的方法，來瞭解寒山的身世以及其一生心靈的活動。對寒山詩的評價，他是以文學欣賞的態度，來提高寒山詩的文學價值。而寒山詩部份是禪詩，他也認定，但評述的不多。

二

與趙滋蕃先生持相等態度的研究寒山的，是陳慧劍先生。他著有「寒山子研究」(華新出版公司)一書，他在此書內，對寒山詩的評論，有很多地方是與趙滋蕃先生一致的。所不同的是，陳氏所論，在文學方面的價值評判篇幅不多，而在考證與禪的方面，則有較多而肯定的說法。陳先生在書中，最有成就的地方，是他考證了「天台三聖

詩集序」的作者閻丘胤的真實性。他根據「臺州府志」卷五「歷代官制」，在職官題名錄上，唐代二百九十年間，出任臺州刺史者，共有一百零八人。而其第七人即為閻丘蔭(蔭與胤同音)。在其名字之下還有「志並注：有寒山詩序，見藝文。」等字樣。其任官在貞觀中。陳氏的這一發現，為過去所未有，實為難得。蓋寒山、拾得、豐干甚至閻丘胤，過去都是謎樣的人物。是否真有其人，常使人難以確定。今陳氏一旦確定了閻丘胤的真實性，連帶地也確定了寒山、拾得、豐干的真實性。因為閻丘蔭曾親見過以上三人。而寒山在詩中，也曾提到豐干、拾得二人。故閻氏的真實出現，亦即寒山、拾得、豐干的真實出現了。

關於寒山的生世年代，胡適先生在其「白話文學史」中考證為公元七零零——七八零年之間。趙滋蕃先生在其「寒山子其人其詩」中，考證為公元六四二——七四二之間。而陳氏根據閻丘胤的官銜——朝議大夫、使持節、台州諸軍事刺史、上柱國、賜緋魚袋——等及寒山詩中提到的「萬迴師」、「南院」、「吳道子」等而考定寒山的生世應為公元七一零——八一五年之間，寒山活了一百零五歲。他的考證，較其他各家較有根據而真實得多。談到寒山詩的價值，陳氏是肯定的，他說：「他(寒山)畢竟是我們歷史的產物，是我們文化的投影，是我們中國古人又精神的象徵。代表着佛家的千古高風，使之成立一種永垂不朽的寒

山模式——一種人成佛的偉大公式。……：寒山詩漫入我心頭，是一片禪無垠。禪的生機，充塞寒山詩的純度與密度。禪，美化了寒山詩的天地與人類的心靈。寒山詩即是禪，禪即是詩……：三百多首寒山詩，是人類心靈共同印證的眞諦，以禪爲其生命。」（六五頁）。由這幾句話中，陳氏不但肯定寒山詩是禪，而且肯定寒山已成佛，並且，只要人們讀寒山詩，就可依照寒山的模式成佛。

談到寒山是否有「迷狂症」問題，陳氏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爲「無端狂笑無端哭」，除了詩人便是宗教家。宗教家本是一個「大情聖」，見一虫一蟻之死，都要痛哭流涕，但如用精神分析學解釋寒山的意識狀態，兼觸到豐干、拾得，這一關節無法得通，此一「迷狂症」對一個世間的天才或可構成，但對禪家已見本來面目者言，似未可盡符。

關於寒山是儒、是道、是佛的問題。陳氏認爲寒山出身於亦書亦劍的儒門。中年初期到天台以後，曾嘗試過「道情」的滋味。由於知識上的比較、研究，到近老年才轉身大踏步，踩過這「拖屍鬼」步入禪的殿堂，在有唐一代，與六祖惠能同時成爲千古奇人，陳氏最後肯定寒山出家當了和尚，他的證據是寒山的詩：

自從出家後 暫得養生趣
伸縮四肢全 勤聽六根具
褐衣隨春冬 糲食共朝暮
今日懇懇修 願與佛相遇

陳氏爲了適應他的這一認定，將寒山的詩增補成三一四首，而又將這三一四首，編配成「儒生期」（八九首）、「黃老期」（一三五首）、「入佛期」（一五五首）、「雜詩」（五六首）。使讀者產生有系統的概念，由此一系統，不但能瞭解寒山生世的生命進程，同時也不致產生非儒、非道、非佛。或亦儒、亦道、亦佛的錯覺。這也是陳氏研究寒山的一大成就。

三

認定寒山詩毫無禪意可言的，則以鬻禪大德與孫旗先生爲代

表。鬻禪大德寫有「寒山非禪」一文（六十一年秋「海潮音」月刊連載），孫旗先生則著有「寒山與西皮」一書（普天出版社）。

鬻禪大德在「寒山非禪」一文中，首先將「禪和子」有了個界說。他認爲禪和子的生活，在衣着上是簡單而樸實的，在飯養上是比較隨和的，在行止上是比較適應任何環境的，在言語上除了說法度人之外，是比較耿直不吝的。嚴謹的戒律，精進的修持，超脫的氣質，寬大的胸襟，這些都是禪和子所具備的。而且，表現於極端的自然，毫無些許造作。因爲有了這樣的界說，所以他問：一身破裘、滿頭亂髮，樺皮以冠、木屐代履的怪異服飾者——寒山子，他是令人肅然起敬的禪和子麼？

接着鬻禪大德依寒山詩的內容，一一地說明「寒山非禪」。

寒山詩曰：

吾家好隱淪 居處絕羣塵
踐草成三徑 瞻雲作四鄰
助歌聲有鳥 問語法無人
今日婆娑樹 幾年爲一春

鬻師認爲像詩句中的主人，只不過是一個潛隱山水，遠避塵囂。是妒世的宿命論者或解甲歸林的人之一種歸宿。這種人可名之爲「雅人」，寒山即是雅人之一，算不得有禪意。

寒山詩曰：

人以身爲本 本人心爲柄
本在心莫邪 心邪喪本命
未能免此殃 何言懶照鏡
不念金剛經 却令菩薩病

鬻師認爲寒山希冀於金剛經中探討「無相」的訣竅，去解決諸法的束縛。這在意境上不免爲「法」所執，難得究竟，較之禪法中，「我」、「法」兩忘的境界，差得很遠。

寒山詩曰：

可貴天然物 獨立無伴侶

覓他不可見 出入無門戶
促之在方寸 延之在一切
你若不信受 相逢不相遇

鬻師對這首詩的評判，認為寒山不僅在文學的詩意境上有特出的表現，就是在人生的哲理意境上也是不同於世俗的。尤其是在教內的禪思意境上，更是登峯造極的般若和闍那的綜合表現，像是風入松林，不可言傳，唯有意會始得。但他又立刻否定寒山的這種綜合表現，並不是宗下的「禪疑和禪悟」，所以這首——不是禪。

寒山詩曰：

報汝修道者 進求虛勞神
人有神靈物 無字復無文
呼時歷歷應 隱處不居存
叮嚀善保護 勿令有點痕

鬻師認為這首詩如同「謎語」，算不得禪機，鬻師的所謂「禪機」，是引行者進入某一種境界，使其運用思想，而步向智慧之門。經歷禪的「疑、思、悟」三個階段，而完成「無上聖法」，也就是說，唯有具備如此的言句，進入如此的境界者，才是宗下的所謂禪機。

寒山詩曰：

千生萬死何時已 生死來去轉迷情
不識心中無價寶 恰似盲驢信脚行
心神用盡為名利 百種貪婪進己軀
浮生如幻如燈燼 塚內埋身是有無

鬻師評寒山這首詩，認為寒山與其他的哲人一樣，能發現人生問題，却不能解決問題的桎梏，而禪那法門，同為解脫法門之一，這無論就事就理來說，寒山是世俗哲人中的一位，說什麼也不是禪那中於事於理的一個行者。

鬻師在寒山詩中，選出加以批判的還有許多首，文繁且以這

幾首為代表。他對寒山最後的判定，認為寒山只是所謂的「聖僧」罷了。在禪史上根本找不到他的席位。何況禪的行為表現，是著重發明心地的印證上，不是憑藉任性和怪異所能亂了真實，迷了世界的。所以他最後的結語是——「寒山非禪」。

四

與鬻禪大德持同等態度的，是孫旗先生，他在其所著「寒山與西皮」一書內的見解，與趙滋蕃先生的看法，很多地方不同。他對趙氏的論說，曾加以一一地批駁。

關於寒山有歇斯底里亞——迷狂症的問題，孫先生認趙氏為「危險的大胆假設」，寒山詩有云：

時人見寒山 各謂是瘋顛
貌不起人目 身唯布裘纏
我語他不會 他語我不言
為報往來者 可來問寒山

孫先生認為，天台附近的人，早就說寒山是「瘋顛」，趙氏雖是小說家、詩人、文藝評論家，而其看法與天台當時的人沒有什麼分別。

關於寒山的年齡問題：趙氏由寒山詩的內證和陳慧劍氏依據歷史資料的考據，均持同一看法，認寒山年逾百歲，孫旗先生却持不同的看法。認為趙氏僅憑「寒山創作的虛構的詩來考證」，是建立在「虛空」之上。他舉拾得的詩來反證，拾得詩說：

從來是拾得 不是偶然稱
……
若問年多少 黃河幾度清

黃河的水五百年清一次，他問：難道說拾得的年齡就有幾千歲嗎？

（未完待續）